



## 鸟鸣

# 从阿勒泰到大沁塔拉

(一)

初到阿勒泰,是十年前的一个清晨。满载期待的车辆在盘山道上颠簸了一整天,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仿佛为即将展开的人生篇章敲响了清亮的前奏。当倦意如潮水般涌来,我推开车窗——一片银装素裹的白桦林在眼前徐徐铺展。林间薄雾如轻纱缭绕,为这秘境平添几分朦胧,恍若遗世独立的仙境。偶有鸟鸣自雾霭中渗出,清冽如初融的雪水,带着沁人心脾的纯净,直抵心底。我怔怔地望着这片陌生的土地,思绪却悄然飘远——此刻,大沁塔拉老学院门口的老榆树,也该披着晨露静静伫立,像慈祥的长者,守候早起的麻雀啄食熟透的榆钱。那画面熟悉而温暖,让我在异乡的清晨,触到一缕来自故乡的慰藉。

阿勒泰的候鸟归来得早。刚至三月末,

(二)

六月的阿勒泰,鸟鸣最为丰沛。天未亮,白桦林便已喧闹起来。先是几声试探的啾啾,如乐队开场前的调音;接着,画眉以清亮的嗓音独唱,山雀细碎伴奏,布谷鸟浑厚的低音在远处应和。待朝阳升起,整片林子便成了一座天然的音乐厅。

一次进山采蘑菇,偶遇一位哈萨克族小姑娘。她正仰头与枝头的鸟儿对歌,嗓音清亮如甘泉,歌声落处,惊落一树露珠,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它在说谢谢呢!”小姑娘指着头顶的鸟儿,脸上漾着天真的笑容。“昨天,我救下了它的孩子。”我望着她红扑扑的脸颊和盛满纯真的眼眸,忽然想起远在大沁塔拉的女儿。此刻,她大概也正挎着竹篮采蘑菇吧!辨梢的蝴蝶结一定又跑歪了,像她永远停不下的

(三)

阿勒泰的秋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仿佛一夜之间,白桦树便将满树金箔叶片尽数献给雪山,天地骤然空旷,裹挟着几分令人怅然的寂寥。就在这时,克兰河对岸的白桦林中,猝然迸出一串银铃似的锐响——那是北长尾山雀,在覆满白霜的枝头踱步。每一声鸣叫,都像一把寒光凛凛的小凿子,要在冻僵的晨光里刻下印记。紧接着,松鸦粗粝的啼声加入,如钝刀划过青石;星鸦在岩缝间应和,沉郁如古寺暮钟。三种声响交织缠绕,拧成一股冷冽的声绳,缓缓唤醒沉睡的山谷,让萧瑟的秋日依旧充满生机。

这般独特的音色,总让我想起李贺那句“昆山玉碎凤凰叫”。碎玉之清脆,鸣凤之庄严,竟能在北疆的清晨同时绽放。北长尾山雀的鸣叫如碎玉般凛冽;松鸦与星鸦的啼鸣,则似凤鸣般厚重。二者相融,共同奏响北疆

(四)

冬天终于来了,阿勒泰化作冰雪国度,鸟鸣变得稀疏而珍贵,每一声鸣叫,都仿佛承载着生命的重量。偶有乌鸦掠过天际,叫声干涩,如同枯枝骤然折断。我学着当地人的模样,在窗台上撒下小米,看麻雀蹦蹦跳跳地前来啄食。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为寂寥的寒冬平添了几分鲜活的暖意。

阿勒泰的冬日鸟鸣,自带锋芒。尤其清晨,那些不知名的飞鸟在覆雪的枝头一展歌喉,声音如同冰凌子碎裂,脆生生扎进雪地里。我

(五)

两种鸟鸣,如无形的丝线,将我的人生紧紧缠绕——一边是阿勒泰凛冽倔强的鸣唱,一边是大沁塔拉温顺亲切的啼叫,它们在我心中交错,织出一幅独属于我的生命长卷。

现在,我常常伴着两种鸟鸣入睡。窗外,是阿勒泰夜莺的清唱,空灵如天籁;心底,是大沁塔拉麻雀的啾啾,软糯而温柔。它们时而各自吟唱,时而交融难分。就像我,一半扎根在阿勒泰的冰雪中,感受刺骨的寒冷与生命的坚韧;一半深埋在大沁塔拉的黑土里,回味暖阳的普照与质朴的乡情。

我始终深信,新疆与东北的土地,是会倾诉的。那些栖于枝头的鸟儿,更藏着说不尽的悄悄话。细碎呢喃,凝成阿勒泰的冷冷清响,融作大沁塔拉的脉脉温润——一声在白桦疏影间回荡,一声在草海浪涛上起伏,传来的,皆是同根同源的血脉乡音!

破晓时分,阵阵雀鸣穿越四千余公里山河,往复穿梭。它们在我方寸的天地里,织就一张声音的经纬,将飘渺的魂梦轻轻挽住,牢牢系紧。阿勒泰的鸟鸣,经寒冰淬炼,晶莹锐利;大沁塔拉的鸟鸣,被晨露浸润,丰沛绵长。这两段刻满故乡印记的旋律,在我生命的乐章中交织、回响,生生不息!

——杜波



成群的鸟儿已在克兰河上空盘旋。鸣声里还裹着南方的暖意,一声声呢喃,仿佛在与残冬的冰雪商量,试图唤醒沉睡的土地。那鸣叫如春天的使者,载着蓬勃的希望,在天地间回荡。来接我的叶尔兰说,这是吉兆,预示暖春将至。他话音里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可我的思绪,却飘向了大沁塔拉池塘里的青蛙。这时节,它们该结束冬眠了吧?那些伴着蛙鸣的夜晚,鸟叫声是否还像从前一样,轻柔地将整个村子哄入梦乡?那是我儿时最温暖的摇篮曲,是记忆里最美的旋律。

有一次,我沉醉于山间盛景,不慎在山谷迷路。辗转许久寻不到出口,正当心慌意乱之际,一阵熟悉的鸟鸣传入耳中——是老家常见的黄鹂,那声音在心底漾开层层涟漪……我循声前行,竟真的找到了一条小径,仿佛

小脚丫。这份思念,如两条奔流的河,一条流向阿勒泰的皑皑雪山,一条淌向大沁塔拉的青青草原,在我心底交织成温暖的画卷。

小姑娘告诉我:“这片白桦林里,住着三十多种鸟。春天听黄鹂报春,夏天听夜莺吟唱,秋天听云雀高歌,冬天只剩乌鸦与麻雀相伴。鸟鸣,就是这片山林的呼吸。听见鸟叫,便知山林依旧活着。”

这番话质朴动人,在阿勒泰久居,我才慢慢读懂这山林“呼吸”的竹奏。

一个夏日清晨,我在林间遇见散步的哈萨克族老人库拉西。她指着枝头跳跃的飞鸟说:“年轻人,你听这鸟鸣,是不是像极了‘一音演说,众生随类解’?”见我面露困惑,她微笑着解释:“同样的鸟鸣,牧人听出季节更迭,诗人听出天地之美,修行者听出无常真谛。你说,这何尝不是一种自然的妙法?”我

秋日的生命交响。如果说阿勒泰的鸟鸣是竖琴,清越空灵;那大沁塔拉的鸟鸣便是马头琴,辽阔苍凉。草原广袤无垠,鸟鸣散落风中,传得悠远绵长。那声响不似林间稠密,而是疏疏落落,一声是一声,带着草原特有的旷远。

最先迎接我的,永远是云雀。它们从草窠里猛地窜起,直冲云霄,歌声像一串银珠洒向湛蓝天空。在这辽阔天地间,它们的鸣叫格外自由,仿佛要将整片天空都唱得透亮。

草原上的百灵鸟最多。它们成群飞过,鸣声连成一片,像一条流动的歌声之河。一次,我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忽然听见一段极尽婉转的鸣唱。那声音千回百转,时而高亢时而低回,像在诉说草原上千年的故事。我屏息静听,久久沉醉,直到歌声渐渐远去……

牧民苏和巴特尔告诉我,这是百灵鸟在求偶。“它在唱情歌呢。唱得动人,才能找到好媳妇。”他说话时眼睛眯成一条缝,古铜色

常想,这些鸟儿是不是把自己也冻成了声声鸣叫?不然为何每一声都裹挟着刺骨寒气,在林间来回碰撞、回荡,最后碎成一地晶莹冰碴。叶尔兰说,他自幼便能分辨哪种鸟鸣报喜,哪种鸟鸣示警。去年,他家的母牛走失,便是循着一只灰雀急切叫声寻回的。“那鸟儿叫得急……”他比划着,眼中闪着无尽感激,“一声追着一声,生怕我们听不明白。”果然,在河谷下游的灌木丛中,走失的母牛正悠闲反刍,一切仿佛都在鸟儿的指引下,水到渠成。

记忆里,最难忘的是老学院门口老榆树上的喜鹊。它们每日准时在日出时分啼鸣,

或许等到垂垂老矣,我的耳朵会再也分不清这两种鸟鸣。到那时,阿勒泰的冰凌和大沁塔拉的麦浪,会在同一段声响里缓缓融化,化作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与回响。而我现在要做的,便是用心铭记每一种鸟鸣——这是故土与远方,同时在我生命里留下的深刻印记,它们会永远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昨夜梦里,我如倦鸟归巢,回到了大沁塔拉。母亲正站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手持竹篮,轻轻撒着谷粒喂鸟。晨光温柔地洒在她身上,将斑白的发丝染成金色。她抬头望向天空,眼中闪着慈祥的光,指着那群北回的候鸟对我说:

被这鸣叫牵引,顺利走出了困境。后来才知道,这种鸟在北疆也很常见。可那一刻,我宁愿相信,是故乡的鸟儿飞越千里,为漂泊的游子指引归途。这份暖意如一束光,照亮前路,也抚慰了异乡的孤独。

直到五月,克兰河才挣脱坚冰的束缚,发出畅快的声响,宣告春日的新生。那声音充满力量,宛如大地跳动的脉搏。此时节的白桦林,鸟鸣最为热闹,像一场自然的交响。黄鹂柳莺的叫声细碎清脆,如不经意撒落的玉珠,颗颗晶莹;蓝喉歌鸲的啼鸣清亮悠扬,仿佛能涤荡心尘,让人忘却烦忧,沉醉于这份纯粹。我常独坐河边青石上,静听鸟儿与流水唱和。水声潺潺,诉说着岁月的悠长;鸟声啾啾,咏赞着生命的蓬勃。二者交织成温润的绸缎,轻轻裹住这方灵秀山水,让人恍然与天地相融。

沉思良久,从此再听鸟鸣,心中便多了一份对生命的观照。

大沁塔拉夏日的鸟鸣,另有一番景致。百灵鸟爱在晨曦中直冲云霄,鸣声如倾泻的月光,温柔地洒遍整片草原。云雀的歌声更为洒脱,时远时近,仿佛在诠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意。

祖母生前最爱在黄昏时分,坐在老屋门槛上听鸟鸣。她常说:“这些鸟儿啊,白天唱给天地听,傍晚唱给人心听。”那时的我尚不能领会其中深意。如今才明白,鸟鸣亦是一场心灵的修行——让浮躁的心,在声声啼鸣中渐渐归于平静。

去年七月,我重回大沁塔拉。老屋依旧,只是墙皮愈发斑驳。燕子仍在梁上筑巢,麻雀仍在庭院嬉闹……我躺在炕上沉沉睡去,梦里,还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笑声清脆的小丫头……

的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他说,草原上的人都能读懂鸟语:“百灵叫得欢,是要下雨了;大雁往南飞,牧民该转场;猫头鹰夜啼,便要多加小心……”

黄昏时分,我跟着苏和巴特尔去河边饮马。西边天际燃起漫天晚霞,整片草原被染成金红色。这时,远方沼泽地里传来阵阵鹤唳,清越悠长,在暮色中传得格外远。“是蓑羽鹤。”苏和巴特尔勒住马缰,轻声道,“它们每年都会来这片沼泽繁衍。听长辈们说,这种鹤最是忠贞,一只去了,另一只便不再寻伴。”马群在河边饮水,鹤鸣声声,晚风轻拂。那一刻,我仿佛读懂了游牧民族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是啊,昨夜梦中,我同时听见了两地的鸟鸣。如今,再次坐在阿勒泰的木屋前静听,心中早已没有分别。那清冽如泉的,是当下的觉醒;那温润如玉的,是永恒的多愁。而这两种情愫,本就是同一份慈悲。

宛如整个村庄的报晓者。祖母常笑盈盈地说:“听,喜鹊又在数咱家的好事儿呢。”那声音承载着无尽的温暖与期盼。后来,老榆树被砍,喜鹊搬家,可它们的鸣叫却时常在我梦里回荡。在阿勒泰住久了,渐渐发现这里的飞鸟都透着一股倔劲。就说松雀,即便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里,依旧在枝头欢快跳跃,叫声短促有力,仿佛在用生命对抗冰封的天空,想要啄破寒冷的桎梏。一次,我看见一只松雀在雪地里啄食,每啄一下,便发出几声清脆的鸣叫,那架势倒像在训斥这片过于寒冷的土地。

“听,这些鸟儿带来了阿勒泰的问候。”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只见飞鸟排着整齐的队伍掠过天际,洒下一串串清脆的啼鸣。

在我的生命里,阿勒泰的鸟鸣带着倔强与力量,如同奋进的号角,激励我勇往直前;大沁塔拉的鸟鸣饱含温暖与柔情,如同母亲的摇篮曲,抚慰游子的心灵。倘若有人问我:“阿勒泰与大沁塔拉,究竟哪里才是你的故乡?”我会告诉他,就像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写:“世界上有两条路,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上。”是啊!两地鸟鸣,一缕相思。那些飘飞的声响,只会落在有心人的心底,化作永远最嘹亮、也最亲切的呼唤。



2026年阳历1月26日,岁至农历腊月初八,民间谓之腊八。这个绵延千年的传统佳节,既是岁月沉淀的文化印记,也正式奏响了春节的序曲。常言“过了腊八就是年”,携着满心欢喜与浓浓年味,腊八节正款款向我们走来。退休之后,我感知岁月更迭,辨识时节往复,早已不再依赖网络上的节日提醒。重拾传统习俗,成为我感知四时流转、体悟人间烟火的最佳方式。每到腊月初八,家家户户都会熬上一锅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以此敬贺佳节,祈盼新年顺遂。腊八粥,这一碗寻常粥品,集五谷杂粮之精粹,融天地自然之馈赠。大米、小米、糯米,铺就温润醇厚的底色;红豆、绿豆、芸豆,晕染出灵动鲜活色彩;红枣、桂圆、莲子,带来清甜绵长的滋味;花生、核桃、杏仁,平添了几分香脆爽口的层次。各色食材在沸汤中相遇相融,经文火慢煨,最终酿成一场丰盈的味觉盛宴。

腊八粥,最初是古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传统习俗。关于其起源,民间流传着多个版本,其中两则故事流传最广——

一说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相传朱元璋早年落难,恰逢数九寒天饥寒交迫之际,从鼠穴中觅得杂粮、米豆、红枣、芋艿等物,悉数下锅熬成粥,得以果腹解饥。登基之后,为纪念这段经历,又恰逢腊八,便将此粥定名“腊八粥”。

另一说则是为缅怀民族英雄岳飞。南宋年间,岳飞率军驻守朱仙镇,隆冬腊月,天寒地冻,将士们衣食匮乏。周边百姓感念岳家军保家卫国之辛劳,自发捐献粮米,熬制粥食相送。“千家粥”令士气大振,力克敌军。而这一天,正是腊月初八。岳飞辞世后,百姓为追思英烈,每逢腊八便以杂粮煮粥,世代相传,终成民俗。

腊八粥的起源,历来还有诸多说法,而我最为认同的,当属作家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中的精妙论断:“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时代更迭,薪火相传。身处新时代,我们更应为传统民俗与传统文化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让古老习俗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焕发新机。老舍先生以“小型的农业展览会”喻腊八粥,既生动形象,又饱含对农耕文明的礼赞,其文化深意,令人深受启发。

2025年,我有幸受聘,担任“阿勒泰地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示范点建设项目”(阿勒泰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馆建设项目)的工作顾问。在项目前期策划研讨中,我曾建言,将阿勒泰广袤大地上的草原传统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宏大体系中,让草原上的各族儿女真切体悟,我们始终同心相拥,扎根于祖国的沃土,各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从来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

一锅腊八粥,聚百谷之味,经慢火淬炼,方能香甜醇厚、滋味交融;同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是由多元的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交汇共生、积淀而成,恰似一坛陈年佳酿,历经岁月,愈发醇香四溢,韵味绵长。

## 放歌,在阿勒泰雪野

◎常悦平

一到冬天,阿勒泰的雪野,便满满雪花的欢歌主旋律飞扬,在将军山巅、在白桦林间起伏如雪辙,凛冽似冰凌,遁入克卢万的碎光在雪线间淬炼风骨,在寒夜独自愈合色素雪如纸,每片雪花的跃动都凝着故事与长歌有人想透过那剔透的冰晶触碰它心底的炽热赞美这冰与火相拥的寂美天空的蓝与大地的白对撞成画世间的静被欢歌轻轻揉碎热血奔涌时,连冰峰也撞出柔软的印记旋律回旋在雪道、在冰面、在雪原纯净的心田漾在嘴角,映在眼眸从塞北旷野到南海潮音自烟雨江南至锦绣岭南汇作涌向阿勒泰的欢腾洪流高音抛向林海,低音沉落雪原

且看毛皮滑雪的身影从墩德布拉克洞穴彩绘岩画里滑出驰骋将军山、吉克普林、狼山、野卡峡陡坡、冷间、密林间它们如童年的雪花般璀璨和童年的节拍一样轻快顺风时畅意,逆风时突破与每一片雪花一同盛放

这片雪野,总藏着词句的锋芒雪野的厚度、山的起伏占据所有感官,织就如《沁园春》般的壮阔雪花与雪花之间,雪野与生灵之间生成无限张力如何借一片雪花洞悉——若这微小的洁白、这无边的雪野早已承载生命的重量便以童年记忆里的光点诠释雪野的深意与力量谱写一首新疆大地的不朽长歌

## 万物生生 美学不息

◎刘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明背后是科技,科技身后是教育。教育首选,开卷有益。黄倩所著《西方设计美学思想十议:从远古到当代》,正是为美学与设计美学研究者奉上的一本教科书般的系统读本。

与西方机械论宇宙观不同,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强调“生生不已”。孔子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言:“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敦颐谓:“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易经》一脉相承的宇宙观,始终视宇宙为生生不息的运动进程,势运不止,流动变化无所不在。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变化是绝对的,而“生生”既是变易的本质,也是本质的变易——源于阴阳五行的交互作用,生成则是其自然结果。黄倩此书,正是植根于中国哲学这片丰饶土壤,紧扣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以西方设计美学为切入点,通过十个维度的深入描摹,勾勒其思想谱系,最终践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著作宗旨。

全书循着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以艺术风格演变为线索,广采不同时期的经典艺术作品与设计案例,从美感的起源说起,系统梳理西方设计美学的发展轨迹及核心特质。十议凝为十章,五百余页的篇幅,融汇观念、作品、思想与个案,乃是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后的沉淀之作。书中既有对设计美学演变总体规律的提炼,也有对具体史料、经典个案的细读,更浸润着作者自身的体悟与思辨;既探形而上的观念、风格与思潮,亦涉形而下的材料、技术与实践,多重视角彼此呼应。通读后,不免深思:设计美学的源头何在?世界的本源为何?或这或许将回归思维方式本质的探寻。回望中华优秀传统,“自生自化,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始终是主流,《周易》早已指明此道。《周易·象传》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生生”宇宙观的哲学表达。书中同样揭示:设计美学的外在形式虽随时代流变,其核心诉求始终恒定。作者借一系列生动具体的案例,向我们阐释了“变与不变”中内容的形式辩证的辩证关系。

崇高、浪漫,无疑是西方美学体系中的核心关键词。在第七章《崇高与浪漫之美:浪漫主义的审美拓展及其设计表达》中,作者从苍凉与蛮荒、宏大与敬畏、传奇与异域、奇诡与魔幻四个维度,层层剖析崇高与浪漫之美在设计中的具象呈现。正如学者所言,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场艺术革新,更是西方历史上首次让艺术渗透生活各领域、实现“艺术君临一切”的文化转向——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这场运动引发了价值观的根本转变,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的观念、情感与行为,而其最生动的体现,便藏于浪漫派那些标志性的艺术形式中。崇高与宏大意义相近,作者举例指出,建筑史上对“宏大”最具执念者,非法国王家建筑师艾蒂安·路易·布雷莫属。他擅用球体、立方体、金字塔等,将“敬畏风格”推向极致,以超常尺度与磅礴气势,营造直击心灵的崇高体验。其牛顿教堂方案堪称典范——一个直径146米的完整球体,下部嵌入圆柱基座,四周柏树环列,球壳依真实星位开窗,昼夜交替之日,光、星辰与馆内悬垂的太阳系模型彼此辉映,宇宙之壮阔与牛顿的智慧在此同频共振,极致诠释了崇高、宏大、壮美与浪漫的深刻意蕴。浪漫是对理智的对抗,浪漫主义的繁复与多元,归根结底传递的是一种向往自由的生命气质。

而AI的出现,在对为人类生活开拓无限可能的同时,也在西方美学、设计美学等领域带来深刻冲击。经由海量数据“投喂”与深度学习,AI能从既有个案中总结规律、延续逻辑,实现创造性产出——不仅能生成逼真影像,还可进行风格化创作。擅长“无中生有”、灵活迭代的AI,或将各类艺术风格与形式任意组合,催生全新的艺术语言、视觉表现和美学风格。假以时日,AI的广泛应用,不守成规、不拘小节,或将突破西方美学长期依赖的理念、秩序、规律与法则,在无限趋近于“生生不息、循环流变”的演进中——以有限捕捉无限,以瞬间触碰永恒,竟与中国哲学所强调的“生生”宇宙观不谋而合,也与中国传统美学中“法无定法”“无法之法”的智慧异曲同工。

当新工业浪潮席卷“地球村”,中国设计师若能秉持“法无定法”的流动美学精神,与前沿人工智能协同共创,或可建立起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的新设计美学范式,打破同质化与审美固化的困局,推动中华文化的全球价值传播与对话。我们在讲述当代中国设计故事的同时,也将促进世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助力多元文明间的良性互动、交流互鉴。这股融合传统与未来的美学图景,值得共同期待。